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六

婺源汪　紱原名烜燦人集

後學董昌瑛厚田校

內篇

物則類　經學　小學　大學　孝經　論語　孟子
語孟總論　詩　書　儀禮　禮記　文
公家禮　樂　詩書禮樂總論　中庸、學
庸語孟總論　易　周禮　春秋　易詩書
禮樂春秋總論　爾雅　史學　六藝

經學

經常也六經記載之文皆以言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三代有詩書禮樂之教而未有經名戴記經解始列六經詩書易禮

業春秋漢始名以經學名家立五經各有博士（易書詩春秋禮）石刻乃列十有三經（易詩書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宋儒要義厥稱九經（合三禮三春秋各為一經也）載籍博矣古人因經而有傳記（如孔子易傳子夏喪服傳又如大學首章為經十章為傳孝經一章為經十二章為傳）傳記之流為註（漢儒諸經各有註）註之濫為箋疏（如鄭箋賈疏之類）箋疏之返折衷宋儒宋儒之後復濫為講章論說詳矣夫儒者從事經學豈徒以涉獵堪誇而第是歷聖相傳其本乎天人性命之微以達之人倫日用之著者僅惟遺之載籍可攷而知學者欲格物以致其知舍經書其末由以得也獨是古之學者遜敏脩來積躬罔覺心惟身得何事煩言漢儒歷

於訓詁無得聖人之心然而學有專門人尊師說尙是口
傳心受默識旁通故每能以見之實用而礪砥躬行非若
後世之空騰口說也乃及箋疏作而學愈支離辭章華而
文加浮僞觴濫於子雲相如波靡於魏晉隋唐經義不昌
治經亦經學胥何當耶宋儒蔚興拚芟羣穢濂溪發其緒
二程張邵張其府游楊呂謝振其風紫陽朱子集其成黃
蔡眞魏承其系經學之明炳如天日奚生其後者何事旁
求顧亦念古人立經垂訓其心謂何而程子朱子之闡明
經義者又其心謂何而後人又且日分門戶言益支離謂
非不反之身心而徒事文辭之過歟吁嗟乎月露求工風

華獻技三年轂葉畢世雕蟲家餐糟粕戶勦陳言以竊取一時富貴故治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妖此豈惟經學之憂亦文人學士之羞世道人心之戚也然則經學如何而可曰折衷朱子焉足矣折衷朱子者如何曰無徇外無誇多詳說而探其源躬行以體其實焉斯可矣朱子讀經之法先以大學而繼及論孟詩書然後及於中庸大易終及春秋今由斯序而廣之先之以小學以培其基址進之以大學以定其規模廣之孝經論語孟子以窺其微言涵濡於詩以養其性情考續於書以廣其事業範圍之於禮儀禮二戴以固其所守優游之於樂以幾於中和研窮之於中

庸大易以得其本源推行之以周禮而措諸治平權衡之以春秋而嚴其惇庸命討夫然後學之有成而六經在我章句訓詁爾雅所不可遺而非所徒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彼以文辭而已者陋哉

程子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自各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也見路徑知適道也各得一個門庭則覺有規矩可循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

逐句看（詩須通篇看乃得其主意所在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皆須通部會來然後見理一分殊經常權變的道理若看一言半語則茫然不知所謂若尚書論語則逐句道理各足）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讀書不必多要知約多看而不知約書肆耳須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

而見意者也

漢儒談經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人尙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漢唐註疏多在沒要緊處敷衍爭訟以其在字句訓詁上用功而不知聖人之道也然漢儒只是見道不明其略略見得處便自能行之便自用得著不似今人只當說話毛詩頗簡要然多不明白董子大段正天然發露亦繁雜程子取其大概耳他若相如揚雄馬融輩便不得爲儒者矣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要緊處不可不同耳

某年二十時解經亦是如此今日非有不同只意味自別此溫故知新也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聾

盲之指揮故記得便行得說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人惟有私意聖人所以留千言萬語以埽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其心而正其繆此漢

之諸儒所以學有專門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漢儒於道雖未明所得却都是實後世科舉之學其實最是害人科甲幾篇經文全然爛腐不着痛癢良由其人於經之全文及先儒傳註都未講面却只擬個冠冕題目讀幾篇浪宕時文持此以希科目而已此復成何經學利欲熏心人品汚下却不道朱子時已有此惡習也故特集於此以垂世鑒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

稜不廹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子政兄常稱朱子此數語以為今人解經通病坐此而鑿之使深其害尤甚

聖經字是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解經當如破的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以千古以後之人求千古以上簡與之語且不無錯簡缺悞如此安可不闕而必展轉求通只是私意也朱子學庸論孟及詩易傳義皆多闕疑可見聖人之愼蔡九峯之於書傳便少闕疑胡文定之於春秋多不闕疑于韶公左穀經文及所祀載多有不合處只宜闕之若於夏五郭公等都强爲傳釋不知何當經意也

後世之解經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烜謂今日更加一解經者曰八股之經

淸簡公曰六經爲天註脚四書爲六經註脚因四子以明於經因六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爲聖人吾人所以學聖如此而已謂六

經爲無奇而旁搜老釋莊列之書以爲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爲不必有也何儒者之不察也夫

小學

小學者養正於蒙而立大學之基址也古典所載童穉之學不過數與方名數日書計遜讓幼儀然無非都是實益至八年而入小學亦不過日用淺近閒涵養以安詳恭敬而已後世人馳心浮華則童子而教以辭章功利是導之浮靡而汙壞其心志也子朱子慮此而輯小學一書其綱則立教明倫敬身其目則不過五倫五事之脩而稽古嘉言善行以廣其意而實其事其爲言易明其爲道易行蓋

四子爲六經之階梯而小學又四子之階梯尤童穉之所不容不學者也然教子弟以小學則須父兄自己確如立教之法而使子弟之行步坐止言語唯諾件件都合小學規矩將來作一件要緊實事則涵養子弟成就一段氣象何愁異日不做好人蓋以理言則大學爲本而小學只其支流以事言則小學又所先資而大學當需之漸進也然朱子小學一書實非徒小子所資也能實踐而力行之大學之事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

就令人自幼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正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

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子政兒甚厭時文每見人作時文則皺眉曰古聖賢何嘗有許多話來如何恁地打哄吾鄉人多笑之烜獨謂此亦名言也矣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烜按今以朱子小學與女子讀最好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眞西山曰小學之書始之以列女傳胎教繼之以內則之法合此二章小學之教畧備矣

許氏曰小學之書吾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愛之如父母

□□□曰案頭著一部小學教子弟可出得多少好人

大學

大學本戴記四十九篇之一唐以前未有表之者惟韓退之原道中援引及之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程子改定之朱子得復采輯而章句定爲經一章傳十章而後古人爲學規模乃得以大明於世云

夫自孔孟以及朱子千有餘歲而道術不明雖好脩如董楊王韓奮然有志而卒不足以臻於聖賢之域者豈聰明之不足而運會之衰歟抑亦以學庸雜戴記之中不表章無人學術無規矩可循而入道無方耶夫不能窮天下之理何以致吾心之知而知之旣有不精則行之自有不篤縱使其行之篤亦祇陷於一偏而無以合乎中正之道矣程子表章大學以爲後學入德之門朱子補格致傳以示爲學者入門之路此程朱之功所以繼絕學而開來世也陸子靜道既中行王陽明權豪自喜乃復附此書舊本之悞而伸其邪詖之言以震驚愚俗在今日猶有宗其說而

譏程朱者何不知之甚也悲夫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今且將大學熟讀作間架却以他書塡補去眞西山大學衍義便是這個主意

大學是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至處

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却要塡教他實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大學只說得一個規模若如何格物致知如何誠意正心塡實工夫却須人自去做

讀大學豈只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試驗之於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此非獨讀大學凡讀書皆當若此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湛簡公曰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悞故二程定之而朱子因之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取古本反覆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復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也又石經大學刻於漢

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悞次之程朱依經而改定之又何必輕叛經文而重背漢魏也

孝經

孝經今文十八章漢初顏芝所獻其古文二十二章則曾共王孔壁所出也治今文者鄭衆馬融而晉宋所傳鄭本以爲出於康成爲說多卑鄙乖謬古文本則安國所校注梁亂而書亡劉炫得古文本於王逸畧爲校正而當時共訶斥之以爲炫所僞作唐元宗乃集韋昭王肅虞翻劉邵

之說以作註疏仍依今文一十八章是謂石臺孝經而古

文竟廢宋司馬涑水始尊古文作直指朱子因之以有刊

悞定為經傳而以未嘗為之註釋為歉然朱子於孝經猶

多疑其失旨蓋惟經一章為孔子曾子之相授受固無可

疑（自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為經一章）而其傳則後人雜採左語他書以附

釋經意是以言多龐雜讀者擇焉可耳夫孝為百行之原

觀曾子啟予手足之言及孟子守身為大之語則孝經淵

源於斯可覩故總大學而後則當研說於孝經使知庸行

之常斯為至德要道所以敦其本也

朱子曰孝經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問於孔子者後

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古文孝經中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至孝無終始節止便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字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一段及言思可道段及先之以博愛段今刊悞皆刪去又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

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又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禮記中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賀孫云若得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豈不可爲孝經朱子曰然

清儲公日記禮者載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乃夫子與曾子言孝一章別立爲經而不入記豈夫子嘗以孝經自名不敢他屬邪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重之邪然學庸備天德王道猶固混列記中至程朱始表章焉乃孝經至今獨爲逸編何哉誠考定而列之學官使至德要道下徹膠庠上徹宸宇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

有能言之者

頃觀石臺孝經及溫公直指雖其所發明無不尚爲斡旋而駁雜處終不能掩然戴記中亦多駁雜而純者自純而不相掩又何異孝經之並列九經也及觀朱子直指刊誤而後豁然知孝經亦自有條理但傳記終多寬緩不甚確切耳乃今學者猶仍石臺而不知有刊誤之本也

論語

論語有齊魯二家漢儒張禹兼通二論包氏周氏爲之章句馬融復爲訓之蓋齊魯久合爲一家也說者又以孔子

家語爲齊論而魏王肅甚尊家語今觀家語駁雜殊甚非論語比以爲齊論不其然也惟陸氏所考齊魯二論同異殆其近之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孝經尙書逸禮同出孔壁安國傳之鄭元注之王肅何晏宗之皇侃疏之及朱子集註既行而後諸家盡廢學者的然知所宗主矣

程叔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於神譬諸觀人昔日認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不可涯涘也如此倘

以童心淺知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

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多於言語上認了又安能疑不疑而得生知也疑而後通學知也困于所疑者終不失其為知者也至不知疑則下愚耳然世鮮生知亦豈多下愚而究不知疑者以其不求知故耳非不求知也求於訓詁不求其指歸求工文辭不求於心性其所知者皆皮毛耳今論語既有朱註大義微言固已炳如日星誠能以身體之終身受用不盡人奈何甘以訓詁辭章自局而自謂已得以終於不知歟

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

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的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的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聖人說話開心見誠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熟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學者莫患於以己意求聖人以己意求聖人則硬主私見而聖人之意不出如此看書豈能有得

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只求字句不於身心著切體認則又無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聖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云云盡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有得而不爲徒言也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

〈孟子〉

孟子書舊分內外二篇趙岐始爲之註解陸善經合共篇目張鎰爲之音釋丁公著述其旨歸然非之者則有荀卿王充馮休而司馬光蘇軾皆疑議之李覯非之至明太祖乃欲射之尊信之者則韓昌黎虞允文蘇老泉也特昌黎推尊孟子得其當矣而又假與荀卿揚雄並數則未知其何說老泉之好孟子好其文耳非能知其道也夫論仁義之旨明性命之原嚴異端之防析王伯之異非孟子何以紹孔子之傳於萬世昌黎尚不足與焉而東坡泰伯奚足以知此自後表章之者惟程子惓惓及焉而朱子乃列之論語學庸爲四子書斯萬世不能易矣

韓退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孔子之道大而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

者必自孟子始（韓子此等語皆卓有見地）

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朱子曰論語一書無非操存涵泳之要孟子七篇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詠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實事孔孟立言之異何也曰蓋亦各以其時也大要操存涵泳是本經上品補養沖和之藥孟子之言或用桂附大黃猛勇攻疾之品者蓋病急不得不投也孟子時人品習俗益已汙下若告之以優游涵泳只是不着痛癢故不得不痛下箴砭使之知實在體認耳然聖賢氣象正自不侔亦於此見

或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心字說來說去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個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從個本原處理會否曰聖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心即仁也但當時不曾說個心字耳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眞西山曰七篇之書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即中

和也仁義禮智大本也惻隱四者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即君子時中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云云則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烜按孟子書無一語不本中庸西山所舉其顯然者也然不獨孟子六經四子皆只此理玩索深研自見一貫未可以語言盡也

語孟總論

程伯子曰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熄

程叔子曰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學者須將論語中弟子問處便作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儘多

先讀論孟如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方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何如曰固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也後來

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
讀書須逐一去理會過方能通貫浹洽

朱子曰講習孔孟書孔子孟子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且專精見在者得之而後已且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看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

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字一句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論語文意渾簡涵泳之滋味無窮孟子文意愷切讀者求其肎綮自得指歸

已讀論孟而不知道者只爲他作文字讀過更不理會在身心上不然縱見解稍有不同終不至以宴遊衣食爲心作世俗下流人物與一字不識者同歸共趣也

朱子論孟集註字字精妙學者舍此固無由見孔孟然讀論孟者且須涵泳論孟本文乃見聖賢語脉親切其有未解處乃看朱註不然只知依朱註解論孟便隔一重究竟是朱子見解未嘗是自家見解也若今人專看高頭講章解書則更隔三四重矣

論孟又須是詳讀朱註心中始有主張蓋朱子一言一字皆有着落於孔子孟子心坎照出若不先詳玩朱註却自用師心胡亂想度或博覽諸家前翻註疏則支離流遁其不陷沒於邪說者又幾希矣

論語開卷便說個學而時習之須知道所學何事朱子明教人明善復初今人都不理會終不是對牛彈琴試一自思能無猛然汗下

詩

詩者思也心之所思發之於詩故曰詩言志歌永言此發於性情而不能已亦根乎心志而不可揜焉者也粤自唐

虞依永和聲以教胄子颺拜賡歌以勑天命而教之以詩有由來矣爰及三代夏有五子之歌商有猗那之頌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瞽矇獻誦以輔君德周禮太師掌教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以教國子而詩教於是乎大備蓋審一定和其於治化所本誠意所達功業所基而形容盛德優柔平中者旣被之筦弦以爲樂章而用之宗廟朝廷暨乎邦國達於鄉黨以爲化民成俗之用而其餘則貞淫並採美刺雜陳存之以備人勸懲之端而興起感發其好善惡惡之良是蓋詩之與史異體同用互相參合而詩則抑揚反復吟咏歌謠其感人尤爲易入此先王以詩爲教之道也降及春

秋詩殘樂缺湛露彤弓旣非所賦文王肆夏尤失所歌大武聲淫及商商頌則失其半貍首節射其篇不存孔子刪詩正樂定三百篇以教小子雅言所及三致意焉聿遭秦火典籍成灰漢求遺經詩分四傳魯詩出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轅固生而盛於匡衡韓詩出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盛於徐敖乃毛詩最後出而其傳獨盛於三家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說者謂子夏授詩於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以授趙國毛萇意者淵源所自爲得其眞而非齊魯諸家

所能及歟顧大序已未必子夏之書而小序又何以時世舛錯前後決衡多勉强遷就其辭究無得於詩人之志也毛詩之傳全毅何尤劉焯劉炫皆有義疏乃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而於是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涵濡以體之諷詠以昌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則微朱子其誰發明之是以盡删小序而古人可作折衷諸家而聖人不易而陸象山則攷淫詩爲好賢之詩郝京山則以淫詩爲詩人代作王守仁又以爲孔子所訂皆雅樂及秦火而

漢儒拾逸詩以補之是其意皆與朱子爲難而今人猶有掇小序之唾餘拾東萊𦬸谷之遺說以著於高頭講章以亂人耳目者嗟乎夫陸王之輩於文義且不欲理會而何以能說詩祇見其不知量矣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永言之謂也永言則自有清濁高下之序而宮商角徵羽之聲以成文焉聲無定故範乎十二律以定之此審

一定和而以詩爲樂之章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志之邪正見於詩審一定和而音之邪正和戾因之故使樂工以所納之言時誦颺之以觀其辭審其音而志之格否淑慝有不能揜此即採風觀民之意風詩之始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此君臣告誡之辭雅詩之始也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六府脩三事和而述其脩和之勤以作之歌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即韶樂也詩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頌詩之始也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三者以辨體而音節亦異詩之經也直言曰賦寓言曰比引言曰興三者以盡志詩之緯也而先言風者凡詩皆風所以感而善入也故冠風於首○朱子曰

周禮曰六詩大序謂之六義葢古合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惡之辭雅則朝會燕饗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只在詩上分又風雅頌兼在樂上分

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有加於此乎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人教人以詩之爲用也知思無邪之旨而後可以誦詩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發志檢身居常處變察倫明物天下之理盡於是矣而
學詩之益備矣奈何今之學者欲以章句訓詁盡詩欲
以聲調情景論詩也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為
誦詩以淑其性情而檢其身心上也誦詩以致用於當
時次也誦詩而徒事於文辭則不足以致用如此下焉
者也上條興觀羣怨取益之全也此言達政能言乃學
詩之一事○黃勉齋曰所以誦之者為人邪為己邪誦

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貫通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所以爲風始也○獨言關雎則他詩之不無淫傷可見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者倣而法之非誦說之而已也觀二南之化而知文王之所以齊家觀文王之能齊家而知文王之所以脩

身以文王爲法卽所以爲周南召南也○張子曰須知不從此行甚隔著事蓋至親至近莫近於此故須從此始

放鄭聲鄭聲淫

詩與樂同體而異用詩存乎辭故淫詩則存之以示懲也樂存乎聲故淫聲則放之恐亂樂也○或曰考小序則鄭無淫詩故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聲溢於樂曰淫後人失之解鄭風爲淫詩謬矣曰聲本乎詩詩本乎志此先王審一定和所內外符一而不可掩者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音之濫由志之淫也志淫則詩淫可

知矣夫讀廊廟讌不敢爲鄙褻態共兒女語安能作莊[illegible]今析聲與詩而二之有是理邪二南之詩淡以韻小雅之正和而平大雅五緯經天芒寒色正周頌紫微帝極元遠幽深其丰神在句調可諷詠而見之也今鄭風何輕儇挑達與小序之不足據明矣泥小序而難朱傳不其謬哉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讀書者莫患於先橫己見先橫己意將必強古人之書以遷就己意舛謬多矣詩人不可復作讀詩者亦諷詠

其辭以沈潛反覆求之古人之志當必有得於微者耳必硬坐某詩爲某人某事而作夫安可得哉小序穿鑿附會惟見將仲子詩有一仲字便以爲刺祭仲見有女同車有孟姜字便以爲刺不昏齊女餘皆類然至於無可附會者則謂之刺詩嘻甚矣鑿烏所謂以意逆志歟必謂漢猶近古未必無據則關雎鹿鳴齊魯且以爲刺詩其又將何據邪由孟子此言以讀詩或亦知朱傳之不可易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學泥於文辭則彼此皆滯得其旨趣則無不可通二
子所由以悟者雖不同而皆可與言詩然未有不理會
文辭而能得其旨趣者子夏所問亦理會文義也而旨
趣隨之故知章句訓詁與粉言頓悟者均無是處
程伯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咏歌之所
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
入人也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

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尙不知詩之義又安能興起乎

興於詩吟咏性情涵濡道德之中而歆動有吾與點也氣象

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須不以文害辭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今人有謂設使有周若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如此解則下二句直接不上何不聞程子此語

程叔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誦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旣誦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書又如人不爲周南召南云云須是未讀時面牆旣讀後便

不牆面方是有益

邵子曰自删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删詩之後楚變而騷而賦至漢而有五言七言爲歌行爲樂府而詩樂分而詩之體益變其音促其格卑其辭懫其味短降及六朝靡麗爲工格愈下而風愈漓矣唐以詩取士故一時律格之嚴風氣之厚不無可觀而以盛唐比之三百則終不啻欒鹿之與騶虞也迄乎中晚以後日益雕鏤巧爭字句欲求如盛唐而不可得矣此邵子之所謂不復有詩也歟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朱子曰謝上蔡甚知詩識得要領如所云學詩先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讀詩之要法看來凡讀書熟時

道理自見切忌先布置立說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如何不好處如何看他風土看他習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如看伐檀便見得他是一個清高的看碩鼠便見他一個暴斂的好的意思是如此不好的意思是如彼見其善如自己有善見不善如自家著槍方看得詩

讀詩要吟咏諷誦觀其委曲周旋之意不可將己意去包籠他讀詩與讀史有相似處有不同處詩雜邪正史兼善惡讀者須法善懲惡其道一也史以記事不妨於其事之始掩卷自思代處然後看古人如此以相証印詩以言志若將己意包籠便失詩人之意矣

讀詩只將意思想像處去不可如書之要捉縛揪定如關

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脩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但處必看正文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 朱子辨小大序說甚詳此畧舉以見意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作詩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

看便自見那輕薄的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此朱子不取呂氏詩記也大全集有辨桑中詩說茲不盡錄

書

尙書記言之史三皇尙矣而三墳政典策辭之類儒者不傳蓋荒潰無稽而辭不雅馴則好事者之所爲作也是故卦始伏羲史稱蒼頡而孔子删書則自唐虞爲斷蓋洪荒漸闢之天下法制至唐虞而始備萬世相承之天下道統自堯舜而始開禹湯文武周公累聖一心因時出治典謨訓誥誓命之辭聖心攸寄迄乎衰亂則必有以致之尤龜鑑之所存也古書蓋三百篇孔子所定凡百篇焉著四代

之心傳殆與論語堯曰一篇相爲表裏可以窺聖人之志矣孔門尙書之學未詳所授或謂漆雕開實治之其在漢初則濟南伏勝嘗以口授張生文帝下求尙書以伏生年九十餘不能應召乃詔鼂錯往就學焉伏生老無齒伏生女傳伏生言使鼂錯手書之凡得二十八篇以歸漢而漢儒又作僞泰誓以附之是爲今文二十九篇張生得伏生之學幷其大傳以授歐陽生而倪寬等傳之是爲歐陽之學時張生又別授夏侯生以授其族子始昌及勝是爲夏侯尙書勝從子建合兩家以采獲而別爲小夏侯此今文三家也今文者以無古本而口授皆讀隸書故也先是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

中得尚書論語孝經儀禮皆㪷蝌蚪漆書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考訂之安國考訂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作爲傳義適遭巫蠱事作書未及行東漢賈馬諸儒皆未及見古文尚書其所傳實皆伏學其有泰誓三篇則漢初僞作而汨作九共諸篇又張霸聞五十八篇之名而僞作者也魏晉之間滎陽鄭沖私得孔書於民間以相授受蘇愉梁柳臧曹皆傳孔學而未列學官其說不顯於世東晉時汝南梅頤始奏上之歐陽夏侯三學皆廢顧孔學雖傳而蔡巢費顧之徒義都淺畧劉焯劉炫兄弟又過浮華均鮮足觀朱儒之治書者東坡則已畧介甫則已鑿東萊則傷

巧之奇則傷煩朱子於書雖未遑作傳而二典三謨蓋嘗
手定蔡子九峯受卒朱子之志羅集諸家以期折衷至嘗
求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而使之可以實見之事
乃吳草廬終疑古文之僞而明太祖又毀蔡傳之非夫古
文文從字順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謂其非盡古人全璧
耳非必盡以爲僞也蔡傳過於詳核故時或小有出入而
微言大義則固醇乎其醇乃今人又每欲背馳於蔡傳則
何如也夫先儒於尙書每稱難治然精一危微皆吾性命
反身而求豈無自得其有難處需之學問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終當相說以解耳不可以其難而委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國一也堯之放勳始於以親九族舜之升聞始於克諧以孝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政有外於此哉人第以書爲政治之書遂若與家脩無與抑觀於孔子爲政之言而可以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非謂書不可信欲人之知所信也篡可託於授禪弑可託於征誅王莽可託於周公霍光可託於伊尹而信書

反流生禍矣孟子與萬章諸問答皆所以深明古聖之心而爲尚書羽翼何其血之流杵亦爲當時有所託者言之也而善讀書者則有存乎其人矣古文尚書尤有未敢盡信處如泰誓三篇中自有不能無疑於後人之纂入非盡當日武王語也

程伯子曰看書須要求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凡看書皆以求道而尚書則尤聖人之道之所在也蔡九峯書傳序則又以爲道本於心益深切矣

張子曰尚書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欲人大其胸臆以學古非畏難而棄之也

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朱子曰也不可知且如

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不可曉此謂三墳者三皇之書墳者大也言大道也五典者五帝之書典者常也言常道也若如此則孔子不當刪去之矣此自有不可臆斷處

朱子曰他書尙有次第尙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又如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個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某嘗患尙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禹皐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

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
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
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
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
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
穎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
何等說話此二條論古今文語類甚詳不能盡集錄此見意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

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此辨書大小序亦錄此一條見意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釋其可曉者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以介甫之鑿而猶有闕疑處亦以此心之有不安處也今人世不肯闕疑則鑿視介甫尤甚矣烜嘗謂蔡傳忒詳盡少闕疑處終是九峯病痛所以不及朱子

清簡公曰作二典者其知道乎天下之極而中庸之源也知二典則知書矣則知聖人之道矣尚書亦只二典三謨最難看看二典三謨若能欣然有得則後此皆易於通貫矣

儀禮

儀禮蓋周公之書所以範圍天下其大綱則宗伯所掌之

吉凶賓軍嘉其目則冠喪昏祭鄉相見射饗食燕朝聘會同其儀則極之三百三千之詳自天子以至於士各有等殺之殊自牲牢玉帛以至於一步一趨各有當然之範蓋合天下之人盡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皆率而內之規矩法度之中是故至嚴而和至繁而非僞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矣迄後而周末文勝本質日漓而方外之徒又欲舉禮而盡廢之則成周之禮其能行者蓋已幾希而典籍亦以泯紛時至春秋徒以亟儀爲禮而孟僖子且復不識其儀魯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魯尙如此他國竟何如哉是則禮書之亡蓋不待

秦燼既灰之後也孔子定禮收其散失以與弟子肄之然滕定公襃世子問禮於孟子而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則禮之既亡者雖孔孟亦不能復存不可傷乎漢之興也高堂生始傳禮十七篇士禮七篇士冠士昏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士相見大夫禮二篇少牢有司徹通禮三篇鄉飲酒鄉射大射君國禮三篇聘禮燕禮公食大夫邦君見天子禮一篇覲禮加喪服一篇共爲一十七篇而是時魯徐生善爲容謂禮儀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大官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此禮記之祖授戴德戴聖此所稱五傳弟子也其所傳即儀禮也后氏別傳慶普慶氏禮至曹褒而亡戴禮則康成有註賈逵有疏楊復有圖然非周

公之全書矣古文禮五十六篇安國得於孔壁內十七篇與今文禮合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康成穎達尚時引用之至唐天寶而亡明永樂間猶有上儀禮逸經十八篇者而今皆不可復見惜哉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所進逸禮或云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進逸禮獨是儀禮之傳也疑之者眾矣惟朱子殷然有志未遂而卒乃以屬之於黃勉齋則亦既有其序矣至若後世之為禮者如漢則有叔孫通曹褒唐有開元顯慶宋有開寶禮政和禮而明之制作尤盛要之迭為損益終未能天地為昭惜漢人既得古文禮而不以之用於朝廷唐初逸禮猶存而不能考之定制乃徒以士禮推而上之而

古文又終於喪失也士夫之禮漢唐以後鮮有定範宋興文明之會二程及司馬皆有成書朱子則以溫公者爲較穩乃因書儀而作家禮使人得有所遵守云

朱子曰先王之禮今存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旣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世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少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時此禮猶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禮書惟儀禮尚完備於他書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徑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之成書

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出古文儀禮五十六篇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合鄭康成註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書不知何故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

禮記

禮記者儀禮之傳記也自后蒼說禮曲臺成文數萬集諸

所聞見合爲一百八十篇其徒梁國戴德受之删爲八十五篇是名大戴禮德之從子戴聖又删大戴禮取四十六篇是名小戴禮及馬融輩又加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卽今之禮記也記多雜而不純然要多孔氏遺言而足以漸窺乎先王制作之志如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極性命之奥餘若曲禮少儀內則小學之階梯其學記樂記諸篇亦至爲純粹至若喪服小記大傳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則皆正以釋儀禮無可訾也獨怪爲之註疏馬鄭則多祖緯書穎達乃一於附會皇皇既失之背謬熊又徒爲廣煩而記之雜者益雜朱子旣蒐集曲禮少

儀內則諸篇以爲小學而拔大學中庸登之四子其去取
也精矣元儒陳雲莊合集註疏以下及呂劉王方馬應諸
家之言以爲禮記集註似可爲全書折衷然要多擇之未
精語之未詳吳草廬則更其篇次章句多所紛擾雖若將
爲繼朱子之志實則恐未有當於朱黃之是也夫儀禮本
爲正經而戴記則儀禮之傳宋初有三禮之科則儀禮猶
與禮記並肄至介甫而始廢儀禮以後獨以戴記列科是
習禮而忘其本也不亦傎乎又喪禮人道之大而今之習
禮決科者凡遇喪禮一槪删之是烏所云習禮也哉要之
禮本躬行之軌而非徒誦說之書況以之徼倖富貴歟讀

義記者宜飲其精醇以窺夫制作之心由是以讀儀禮而反之日用常行以爲踐履之實其有古今異宜而過於煩重未能猝舉以駭俗者則斟酌而變通之以適於時以期無失先王之意如文公家禮實不難於舉行奈何以惑於異端安於流俗而莫之隆禮由禮也若乃紹朱子之志以終勉齋之事而合記於經以與天下共明之則不能無志焉而其事非一日之事而其功非一日之功也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

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此朱子意也分記附傳此一定之法然黃勉齋有定本後吳草廬又有定本紱未知其有盡當朱子意否紱意當以儀禮十七篇比易上下經例置於前而以禮記冠義昏義等篇及喪服小記及大傳等篇比孔子十翼例附於後以成全書其餘若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自作一類祭法祭統諸篇自作一類檀弓喪大記諸篇自作一類禮運禮器諸篇又自作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等篇又自作一類餘若王制月令則一一剔出另作成書學記樂記最爲純粹而學記自是論學敎之書樂記自可以備樂經皆另剔出其附於儀禮諸義者如禮運祭法之類皆當更爲刪汰去其背謬於經之處坊表諸篇中亦有宜刪抹者庶幾醇乎其醇可爲二禮成書歟

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附入後世變禮固是好然須斟酌蓋後世變禮得不是者居多變得好者甚少今可亭朱先生有儀禮節畧一書蓋本此意自開

元顯慶以下之禮悉皆載之恐太麗雜雲灣江慎脩亦從事禮書更未知打疊得何似

賀孫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朱子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而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illegible]短意今未能如此則祭義等篇且止裝其各以類從但少牢饋食特牲諸篇無傳或姑闕之或採取疏義實之可也

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原父補亡記朱子有取焉則採之以附儀禮自無不可蓋禮記本秦漢儒者作不比他經不敢輕續也善效他人文字自是文人習氣若朱子補格致傳則不必然但補亡記之書在今亦未嘗得見奈何○朱子惓惓於禮經其去易簣前二十餘日猶作書與黃直卿諄諄爲囑所脩已具有本末而未獲終厥志惜哉

讀禮記宜擇其切於日用者與人讀之

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道理皆無安著處

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是戰國賢士爲之

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大傳是總解

問禮記古註外無以加否曰鄭註自好

鄭康成是個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康成也可謂大儒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

處
王肅註也煞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
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
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

文公家禮

朱子本温公書儀參之二程而作家禮蓋因儀禮儀文煩
重且世殊事異未易舉行故斟酌古今之宜而以其切於
日用者脩之使人人得以持循以優游於禮法此所謂卑
而誘之爲斯世引掖之心至深遠也夫家禮本非難行而
實爲常行之所不可闕士君子苟能率而循之以淑身心

以善風俗則先王之盛豈不庶幾再見乃或者以駭俗爲嫌或者以繁文爲懼又或者畧褻其文而雜之世俗閭巷之中汨以異端浮靡之用抑知禮行吾心所安則天下非之且有不顧況流俗哉若乃稱家有無則行其所得行而不强其所不及斯可矣抑愿禮之勞擾煩費猶有甚於家禮而舉世强之而不憚是又何哉至若旣褻其文之一二則是知禮之當行矣而又以閭巷愿禮異端邪說雜之以適與家禮牴牾是不顧此心之安而徒以徇人此又與於不仁之甚也抑家禮倘是朱子未成之書更欲斟酌中間爲人竊去故當中倘多未安而未及改者有志者或出參

禮而進之以更斟酌於儀禮焉其亦朱子之志夫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個大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個碩果不食之理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可行者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之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昏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餘冠昏喪祭之類另詳于後外篇中）

【樂】

樂之爲經闕焉矣昔虞廷以典樂之官教胄子周禮以大司樂之官教國子而內則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蓋自天子之太子下逮士庶無人不以樂爲學焉所以閑其聰明肄其舞蹈以和其心志而養其中和也禮節而樂和此人材之成所以漸漬薰陶於不識不知歟周衰樂壞孔子嘗一正之秦旣蔑棄儒經漢得天下於馬上禮樂詩書非其所事則雖韶武僅存而器數聲容殆已舉非其舊漢文時始得大司樂一章於魏之老樂工旣乃藏

之秘府河間所獻樂書十餘篇龍門採以爲樂書儒者傳
之即今之樂記也然樂書篇目雖存而以樂記考之則其
篇已多散失又樂記首尾相承脈絡通貫結搆有體本是
一篇文字則分目題篇或亦漢儒所命如孝經分章之類
非經舊也顧當是之時律度猶存器數可考苟有志與禮
樂之君則興禮樂以作文明當不難復三代之舊乃徒苟
治自安遂使樂教終於不復嗟乎及夫東漢而後律尺漸
以不同則律之長短亦無從而定據而中聲以無可考矣
及唐末律度盡泯宋雖有志於樂律尺迄無定憑徒勞范
蜀司馬二公之辯訟耳樂記一書理雖純粹而器數律度

既亡則此理從何安放此朱子之所爲興歎也蔡西山律呂新書考析致爲詳密可以折衷漢唐垂教萬世而未獲見之實用迄夫後世經生高談樂理而不嫻於器數聲音則既虛而無憑而伶人役於器數聲音則義理懵然又日流於靡慢欲求以養人性情和其心志立之學校而作成人材也其亦安可復得歟然太和自在人心聲律本原天地則苟有敦篤其人亦安在終不可考况樂記一書及先儒所考猶存一綫之垂爲經生者又何可畏其難考委之渺茫而不復一究心歟儻或摘樂記之書而以蔡子之律呂新書附焉更爲考器數聲容之實以廣之以備樂經之

闕使人人知所究心焉則本末合一而樂之爲教不終廢墜是吾人之志夫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直溫四句樂教之效也言當使之如此也心之所之而以詩言之發於詩而歌以永之永其言而五聲以之抑揚聲成文而六律爲之範圍則成文而不亂矣律宣於器而八音克諧則從律而不姦矣高下大小無相奪倫則百度得數而有常矣此六句作樂之法也如是則神

人以和矣和則有以養性情而直寬剛簡有溫栗之美
無虐傲之失矣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此成周以樂教也德存於心者言宣於口也舞動於容
者也以本末言之有是德於中而後言動見於外以教
學之事言之則言動有所漸濡於外而後中和之德乃
有以復於中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理也形而上者也音器也形而下者也理器不相離一審於音而理寓矣故曰樂其可知也樂之宮調定於始作故鑄鐘命樂而絲竹匏土從之翕然以起也如奏黃鍾之宮則始擊黃鍾之鐘而衆音皆用黃鍾起調也純謂八音克諧無不和之聲也皦謂字句分明無滲濫之音也繹謂高下清濁之相承成文不絕而有序也自始至終皆然則其音爲淡且和矣不然則陵亂流蕩而爲淫慢凶過之聲此樂之所以在治忽也故曰樂其可知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此君子以禮樂自脩之事也

朱子曰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各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制撰樂章略述教化訓誡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鐘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只不定也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

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卻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個頓放處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卻不臆說自有按據樂雖失傳然儒先所考自有源流若別出一見便是臆說今有幾個朋友談樂律者皆自矜為心得看來其實皆臆說耳

問季通律書難看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可知用何如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定律必審音方得其實今人不知音而言樂理皆空談也然考理果精音聲自合烜昔在須江有錢塘詹扞赤者善審音通九宮譜開彈琴曲能譜成工尺入笙笛予友善之得其轉宮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郤未能了了乃以其所彈三弦約其長取度黃鍾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于條上以糊粘三弦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宮古人不予欺其理非渺茫也若不能審音而又妄毀前人成法則其妄亦甚矣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

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

今之士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詩書禮樂總論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卽以此教人也順先王者不雜

之以淫慝也古之教人只此詩書禮樂四者詩以感之書以實之所以使之格物致知也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所以使之誠意正心也分時以教之所以使之專所習不紛其志耳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禮之爲教至繁存乎人之考核曰執禮者則卽人之所日用常行所當執持者而詳道之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

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埽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耳采色所以養目歌詠所以養性情舞蹈所以養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禮記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以樂爲節者盈而反之意詩該物理而感志意不能詩則物理未窮而未能好善惡惡故恐有以非禮之禮爲

禮者是於禮繆也故必興於詩而後能立於禮也樂者和也素謂朴質而之從容不廹之致也禮之用和爲貴而和之以樂者未深則行禮亦未能從容不廹是以旣立於禮又當至成於樂而後可也要之禮之本在心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薄於德焉則雖日事禮樂皆虛文耳故內外宜交相養也

中庸

中庸亦禮記四十九篇之一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經末梁武帝又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賜汪應辰以

下則此篇之特重於他篇也自兩漢而已然矣夫以中庸之精微深遠固宜有目之所共知而究非淺近之所能與漢之中庸說今既不可得睹矣乃以蕭梁之溺佛而亦從事於中庸是豈眞有所見於中庸之道也乎抑中庸言性言道而佛氏亦竊其唾餘因以近似者相傅會歟夫言性則生之謂也聖人懼人之有以作用爲性者於是推言之曰天命言道則虛位也聖人懼人之有以虛寂爲道者於是推言之曰率性夫亦既得其原矣而又恐過不及者之至於失其眞也是以立中和中庸之名焉亦既足以範天下矣而猶恐未足以見其實也於是實指其理曰誠而要

之以誠之故不睹不聞寂矣而凛之以戒慎乃以寂滅度者猶或託之鬼神之體微矣而指之曰誠不可揜而以覺歸空者猶或諉之誰使之邪亦蠹賊有自吾儒生故矣夫吾儒言誠而異學言空亦已大相背矣然其言曰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則似乎寂常覺動常靜之旨也曰不有不無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又似乎費而隱微之顯之說也故儒曰體用一源釋亦曰體用一源儒曰顯微無間釋亦曰顯微無間釋之附於儒既混淆而難辨矣而吾儒之好異者曰執中而實無所執也存誠而實無所存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實

無所戒懼也參前倚衡實無所倚無所見也吾儒之夸毗者曰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操存不假聞見不必誠敬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吾自信吾心自與之合使世之學者坐廢操脩馳心空悟是釋曰六根可絕儒亦曰六根可絕也釋曰五蘊皆空儒亦曰五蘊可空也是根荄既據於外而蠡賊復訌於內學者其何從知所抉擇歟寂常覺寂而稱感之體也動常存動而致靜之用也此之謂一原彼其所謂寂寂惺惺者求反鑑以照於無物之境以自謂妙明耳然既曰空諸所有則無記可矣此惺惺又何所用之費而隱道由於性也微之顯性顯

於道也顯諸仁藏諸用此之謂無間彼所謂不無不有者混同之以恣其逆施倒行而不可以道爲道也夫不道其道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噫聖王不作異說蠭起聖人之道僅寄於文字之間不絕若綫矣二程夫子實始尊信中庸而得其眞而朱子乃爲之章句然後中庸之道大明於世使異說不得肆其亂眞之狡謂非吾道之幸哉何後世復引釋氏之說以竄入六經之中以簧鼓人心而使之離經畔道也嗚呼其不仁甚矣

程伯子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卑

說本便邊末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此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楊龜山曰中庸爲書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篇者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世之學者物我異視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是聖人之處己恆過中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烏足與議聖學哉

朱子曰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

見得個道理了方去看此書將來印證未能見理而驟讀中庸此所以易流於異說也

中庸只恁畧畧讀過不可掉了易的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

讀書先看大綱及看許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三句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人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

問大學中庸之別朱子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工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中庸只是直說到聖而不

可知處曰大學中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的事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脩道之教即新民也致中和即止至善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也九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大學中庸之所言其揆一也四子六經蓋無不皆然

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張南軒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子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中發明慎獨之義且曰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乎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極深切著明矣

淸瀾公曰中庸非洙泗作也祖堯舜而述之者也後儒各標新旨以炫元妙而偏詖雜於二氏是欲明聖學而反以賊聖學也昔有過予問宗旨者予曰精一執中有大宗在予方欽翼從事無暇問小宗矣精則格致之事也一則誠敬之功也所尊在是其不宗象山陽明可知矣

不睹不聞非一於寂也念慮未萌耳戒懼於此洗心藏密至矣聖知從此出天德由此達矣今或者雜於空虛之說以混聖經之眞夫曰戒愼則戒愼矣曰恐懼則恐懼矣忽

反其說曰實無所懼也實無所戒也末學靡然從之賊道之甚也

學庸語孟總論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

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看得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艮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人爲人切要處

易

易非聖人所作乃天地自然之理天有其理而聖人寓於

象以顯之也故畫卦始自伏羲在夏爲連山在商爲歸藏至文王而演周易周公繼之而繫六爻孔子因之以作十翼（上彖傳下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蓋天人性命之理大易具焉其體以道陰陽其用則主於卜筮其意蓋欲人因事求理以無失乎性命之中而得其時措之宜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無大過傳之者商瞿子木也子木授魯橋丒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人田何子莊及秦王焚書易以卜筮得存然失去說卦序卦雜卦傳三篇而後乃得之河內女子云漢興田何以授

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及梁人丁寬齊人服生皆自著易傳數篇同授臨淄楊何叔元叔元以授京房是爲田氏易也京房又得別傳於焦贛延壽贛學絕無師授所著易林長於災異京房受之著火珠林別爲京氏之易京房授梁邱賀賀授子臨臨授王駿是爲梁邱易前是丁寬別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謂之施氏易又有孟喜高相者未知所傳亦各以易名家爲孟氏高氏易凡此諸家之易皆以二經十翼各自爲卷未嘗相混梁邱之傳及於費直乃以彖象二傳參附於各卦各爻之下爲費氏易東漢之時諸家並立各相授受而費氏之傳

爲獨盛馬融荀爽鄭元劉表虞翻陸績皆其學也漢鄭元魏王弼各有易註弼註上下經而繫辭諸傳則其徒韓康伯續之西晉時梁邱施高三氏易亡孟京二氏無師惟鄭元王弼二家之傳獨行於世顧鄭王則各分門戶康成主象輔嗣主理以迄於唐孔穎達則取王舍鄭李鼎祚又取鄭舍王夫理非象數不顯不顯於用則理非理王韓之所以流於虛無也象數非理不立不立其本則用非用焦京之所以流於術數也下流而衛元嵩之元命苞關子明之易傳外此而淮南及荀氏之九家揚雄之太元劉炫之連山則益爲背畔僭踰不足數也及至於宋理學雲興周子

易通程子易傳主於言理而非若王何之虛以其顯於象也邵子經世及先天圖主於言數而非若焦京之妄以其衷於理也迄朱子因作本義乃復田何舊本而理本周程數宗康節主於卜筮以示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學又作啟蒙以開初學以明圖書卦畫卦象卦變及揲蓍求卦之法作五贊以原象數之本聖人作易之旨明揲蓍得爻之事稽八卦六爻之類及君子讀易之法而凡前聖憂患之心寡過之道於焉其大白矣然而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程子易傳受誚於袁樞先天之圖見非於林栗而朱子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人猶多議之是則何哉易固不爲

典要然試即朱子之書而潛玩之毋自萌其意見之私勿先主以他人之說當自見其四聖之旨而紛紛不一之談可盡熄也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眞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蓋消息盈虛天道所不能已也聖人能體此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人道得而與天道合矣故孔子之一身仕止久速全體皆易也○胡雲峯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吉吝則過不改而凶故學易所以寡過

須江徐長人常與予言易之所以寡過在大象傳予曰何以言之曰彖象有吉有凶大象傳皆取法先王君子是聖

人所以寡過者也曰歸妹永終知敝不可謂吉矣有吉有凶乃知寡過若只言吉而不言凶何以警人知寡過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葢示人以玩占之學也玩占者玩其所以致此之由也玩恆九三爻之取羞而知人之不可無恆矣玩坤六五爻之元吉則知人之必當忠信矣玩隨之彖辭則知必元亨利貞而後能隨而无咎矣此易之所以寡過也

程叔子曰陰陽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程子二語至簡而該

謂義起於數者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在象數之先故理可包象數象數不足以盡理然理非象數不顯離象數亦無以見義也程子此語未免有遺末之病程傳為此亦有牽強處

看易須要知時六爻人人有用此語至精是易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動者而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也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謬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此所謂神妙萬物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此章即太極圖說之意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發聖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
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者理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而
數亦在是矣數者氣之分限節度也得陽必奇得陰必耦
凡物皆然而圖書其特著耳聖人因之而畫卦蓋自其无
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勢有不容已矣卦
畫既立則有吉凶蓋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
長爲主消爲賓事則有當否當爲善否爲惡卽其主客善
惡之辨而吉凶見矣但羲皇只有六畫文周始繫以辭故

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蓋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言則如鼎井之類所謂觀象也及文周各繫之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各異而其幾甚微人不易曉故聖人立此占筮之法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而已文王雖有定辭然皆虛說謂此位當如此耳初不粘著於物也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指定一事言之也或有指定一事者如建侯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然此易之所以無不該

也顧在人何以用之耳然至夫子而純以理言雖未必羲文之意而於事言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伏羲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程子作傳多主於辭朱子則多會於象此亦足以見朱子之易矣

易中卻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以卜筮釋易而

人人皆得與於易矣此朱子本
義之書所爲變四聖而五也

大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无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大極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有是理卽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從來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且以一端論之乾馬坤牛說卦有明文矣馬健牛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按文責卦則有不盡合者是以漢儒相與掫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而幸其偶相合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義苟應順何必坤

乃爲牛而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以開後人觀辭玩占之方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則至矣但又似直以易之取象全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而已如此則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者亦剩語矣不如姑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是亦可矣固不必深求象中之所自來亦不可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之取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然之象（如奇耦陰陽之類又如頤鼎之卦及損益之龜大過之棟棟小過之飛鳥之類）有實取諸物之象（如天地雷風之類）有只是以意自取那象者以明此義而已（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

爲自彼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賁自泰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而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耳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文剛剛自外來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不自然某之說卻覺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二爻非是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後自然有此象卦變別見啓蒙圖矩嘗另作卦變圖以明此

朱子五贊曰大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及枝一各生

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旣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二次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震四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以數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未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

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於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迄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彖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右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旣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民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

語臣惟忠鉤深闡微惟月之中爰及末流淫於術數僂句
成欺黃裳亦悞大哉孔子晩好是書韋編三絶八索以祛
乃用彖象十翼之篇專以義理發揮經旨居省象辭動察
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
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
鑚仰終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惟用存疑敢曰
垂後

右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
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
左手無名指間右揲右策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
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
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所察
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
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爲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斯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
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爻三爻占兩卦體或四

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二一三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
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傳匪人姤喜
來復

布明盈

八卦之象設卦詳焉考之於經厥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
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
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兩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
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乃中二臣五君初始
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

君子居之凡險斯懸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易常易變謹此爲則

右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彖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以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旣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積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用有常吉在昔先民繼周紹孔奧旨

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右警學

周禮

周禮設官分職所以升治道於大猷儀禮稱情立文所以範斯民於軌物二者皆周公之書相爲經緯顧周禮之書闕而未成在當時亦未盡見諸行事故成王董正治官復有周官之命然周官第數其大略而周禮則綱舉目張有倫有脊包舉萬事綜理天下大無不該細無不入與天地準其必非聖人不能及此無庸疑者周之衰也典籍散軼諸侯惡之而去其籍秦火之烈酷及甚焉迄乎漢興購求

遺典河間獻王乃得是書於河內女子李氏而闕其冬官遂以考工記補之而獻之於朝朝廷藏之祕府成帝時使劉歆校理祕書此書始出歆以授杜氏子春子春授鄭衆賈逵及鄭元乃為之註賈公彥孔穎達陸德明等復為之疏釋而儒者乃知有周禮之學矣獨是周禮之文多與孟子王制諸書不合又此書晚出而傳授之者乃自劉歆是以學士往往疑之迄今未決信之者王仲淹慕為王道之極唐太宗嘆為眞聖人作疑之者何昭公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語歐陽永叔謂其設官太多陳詳道謂與周官不合蘇子由以為三不可信胡五峯

謂無一官完善蓋是書也王莽竊之而篡漢宇文蘇綽輩
又竊之於周隋安石蔡京輩又竊之而亂宋是以諸儒因
擯斥之抑知王莽安石豈行周禮之人而王莽安石之所
行又豈眞得乎周禮之意哉假借行私以亂人國耳周禮
何尤夫是書之所以晚出者馬季常謂秦用酷烈與周官
反故始皇特惡欲滅絶之搜焚獨悉理或然矣抑儒者之
所常習惟是詩書執禮而春秋又孔子所作師承獨近故
漢初得有傳人若周禮則朝廷治制又久矣見惡於諸侯
而儒生殆未遑遽及是以周禮雖獻於朝遂乃藏之祕府
誠以當時誦習之者未有其人故也儀禮僅存士禮而天

子諸侯之禮闕無聞焉逸禮雖存終於放失非以其不切於儒生肄習故歟借非易以卜筮得存則易亦將與逸禮同歸朽蠹耳其所以不與他經盡合者則有明徐儆弦嘗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蓋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於是遂有明農之志公之歸政淮夷尚未鏟平成王親政乃滅淮夷始作周官是前此雖云制作而周家一代之典尚未定也則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以待他日之用初未嘗盡見之行事也斯言也其亦信而有徵矣況周禮九服之文雖不同於禹貢而侯甸男邦采衛則顯見於周書周

禮雖無公孤而考之顧命之文則三公本無專職司空掌土考工原非周禮冬官班祿之制孟子固言其詳不可得聞而考之齊魯之封地皆不止百里王制漢儒所作尤不當執此以反疑周禮也惟朱子有言曰周禮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世雖復損益可也然則周禮之所以為周禮不亦可有所折衷歟獨是考工殊非其類而匠人經野實亦畧為近之冬官既無可補是以俞庭椿之復古王次點之補遺邱吉甫復為參訂皆欲劈裂五官以補冬官之闕則又未見其必然也夫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

張子曰天官之職難看須襟懷宏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必不能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致大然不曾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亂矣

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曰周禮儀禮爲禮之經而禮記則二禮之義疏耳

周禮博大精微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

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眞箇盛水不漏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

大抵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卻是周公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又曰恐是當時如今日編脩官爲之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須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個公平底意思初非私意其間有不可曉處只且闕之

朱之曰舊時妄意看周禮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朱子曰是恁的須要識公平意思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切近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疏禮記疏次之易疏亂道

清簡公曰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法至精密矣或謂書出於河間女子爲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茲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盡監裁於二代斟酌於時變其爲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須之朝廷邦國無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考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竄飾成篇何必以考工記爲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隨俗變因革損益與時變通存乎後世之善法者矣若挾已見而行乎俗之所不宜迫乎民之所不便則劉歆王安石之所以擾天下也於法古也何尤

春秋

春秋只是魯史舊文但史官紀事或有輕重失倫稱名失義而違乎先王典則之處故孔子因而正之耳其非義例所存則聖人亦只因其舊非必語語而爲之筆削事事而加其譏貶也然據事實書正名斷義而法戒自存悖庸命討之意亂臣賊子之防已自有凜然其不可犯者此春秋之所以維王迹歟夫春秋固不過因魯史舊文而脩之耳而所謂筆削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果何謂乎曰大經大義所在流俗忽之而君子知之者也而或文因義起義與時遷權以時中以適於變若天王狩於河陽之類

則惟聖心斷之但此等處不多不得以此而深求聖人於一字一句也顧斷自聖心者游夏不能贊之而春秋之作及門諸子蓋皆及聞之但以去聖日遠派別枝分而諸儒各以已意說經遂至學歸五傳聖人之教雖賴以傳聖人之心或亦因之以隱矣五傳之傳也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左氏則魯史舊人其書長於敘事公穀二氏相傳爲子夏之門人然亦未有所考據迹其爲書則蓋戰國先秦間之賢者歟其在漢初公羊之學爲最先出胡毋董生皆治之詁之者則何休也穀梁則申公瑕邱傳之而詁之者范甯左氏則張蒼賈誼皆治之而詁之者杜預左氏

黜而崇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
失也短范武子之說似有定評矣究之三家皆不能無謬
戾之見又不止齊舉愛君貳嫡合正拒父尊祖茲數條之
爲失也漢儒所號引經決疑實無當於經旨而何貽公之
註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則尤其大謬不然者顧乃膏肓左
氏疾廢穀梁是宜乎鄭氏之操戈以伐也東漢之時三傳
鼎峙而左氏之學特盛賈逵服虔皆通之惟鄭元則淹貫
三傳至唐則啖助趙匡陸淳韋裒之輩皆各有著述以自
名家然啖趙解疑每捘經以擊傳陸韋編例務合異以爲
同用力甚勞其才未逮至宋則有歐陽脩孫復林堯叟蘇

氏程子皆嘗致力春秋惟程傳折衷有主王安石爲相乃創新說進周禮而廢儀禮春秋宋室敗亂高宗南渡乃詔胡安國以春秋進講安國因祖七家而作胡傳朱子折衷六經惜於春秋獨未遑及明初設科取士春秋本公穀左程胡五傳至文皇而始命專尊胡傳云夫胡傳立義嚴正持論不阿其特見自非漢唐諸儒之所敢望然多爲感切時事而以已心爲聖人之心則用意以求之於筆削之初心或未必其盡合也朱子曰聖人之心正大光明決不若傳註之穿鑿然則胡傳之不能無過當也所可知矣三禮春秋朱子皆未遑詳定其說然考之朱子遺言而折衷可

定及其著綱目以紹春秋則先聖後聖其揆一焉治經者殆亦可研求而自得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而春秋則寓惇庸命討於筆削焉是亦天子之事矣罪我者非謂罪其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罪其託南面之權以使人不得肆其欲耳然有所顧忌之意亦存乎其中矣○天子之事先儒謂仲尼進退諸侯此恐不然夫孔子匹夫當日諸侯豈夫子所得輕爲進退者以孔子爲眞個

託行天子之事得非僭歟蓋記載之典如是則書爵如是則降而書子書人書名此在事理自有定衡典故蓋有常法但當時失之孔子從而脩之耳如四夷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則子之其餘書滕子薛伯杞伯之類蓋因其來朝會只用伯子之禮則因其自抑而實書之王於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皆必是舊有典故但孔子於其閒循舊典而更有斟酌耳非孔子之意輕爲進退也然或謂夫子奉天子之法以褒貶諸侯乃是以天子之權復奉之天子使天子之命復振故曰天子之事不知此亦曲說試看春秋經文有時王不稱天則夫子實且

褒貶天子如首止定儲本非王意而春秋深美齊桓及
王撫鄭伯以從楚而春秋書鄭伯逃歸不盟由是觀之
亦何嘗盡以天子之權復歸於天子哉然則其非僭者
何哉曰天子之爲天子一人所獨非人所敢干也若天
子之事則天下之人有得與焉非一人所可私也蓋以
天子而行天子之事則實見之行以匹夫而與天子之
事則理寓於文今以匹夫而盜天子之名用天子之禮
操天子之柄斯其僭不待言也以匹夫而明天子所以
治天下之道烏在其爲僭哉大學言治平天下之事中
庸言中和位育之道孟子言王政周公作禮樂是皆天

子之事也何獨春秋聖人著作正大光明不犯忌諱又何勞後人爲之委曲周旋而流於支遁也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王者之迹卽所謂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行於上則有政教號令而播之以有咏歌天子之事寄於下則惟記載空文而不得不嚴其筆削言詩亡者詩亦王迹之一端也詩亡謂雅亡者雅王者之詩風非王者之詩王而有風向於列國王者之迹熄可知矣○王亦有風二南

是以然二南者雅詩所由興也至黍離歌而雅詩絕響矣無雅而僅有風而風之委靡不振也又如是則所謂迹熄詩亡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若聘問會盟之類聖人猶間有取焉而於戰則無有義之者以征伐之權必自天子故也無義戰者正所以惇典庸禮而爲天子之事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經世先王之志猶孟子所謂天子之事也議謂褒貶予奪之也然據事直書而不費詞說則所謂不辨也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之作正名定分而已莊周放言不軌然此等語卻是他見得

董子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刑書猶法律也定五霸之功罪是法律之書也

程叔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其法至於斷例則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此亦窮理之要也 春秋有合前後數事互看而後見義者有一句一事而是非互見者程子此言其大概然耳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看春秋當先以中庸爲凖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無小莫不書之示人君當重民力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可不必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

鑿自孟子而下至張子程子胡文定所宗爲發明綱領之七家也

或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不得爲

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治只是存得個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耳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筆削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甚與義微辭使人曉不得足以襃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程子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以四代禮樂爲據蓋四代禮樂是百王大法春秋亦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程朱此等語只大概看自有妙會卻不必一一求合如必以春王正月爲有志夏時則牽惹葛藤無由斬得斷

禮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詩本人情故能使人溫柔敦厚書紀政事故能啓人疏通知遠樂和主盈故能動人廣博易良易道陰陽故能

引人絜靜精微禮節主減故能範人恭儉莊敬春秋道名分故能教人屬辭皆比於事然壹於敦厚其失則愚務於知遠其失則誣盈而不反其失則奢泥於陰陽其失則賊文而無質其失則煩比事而無章其失則亂此非經之失得其粗而遺其精泥於迹而不通於理之失也深於詩則情得其正而又不失之愚矣深於書則事考其實而又不失之誣矣深於樂則盈而有節而能不失之奢矣深於易則得其精微而又不失之賊矣深於禮則恭儉莊敬而又不失之煩矣深於春秋則有典有則而且不失之亂矣蓋六經載道之文而不善學焉雖

六經適滋之害善於學者六經皆吾性命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其德行也○只章首一句是孔子之言其爲人以下則儒者因孔子之言而實以六經之敎也上以是教人人以是成風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章本自無敝而或者疑之過也

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浮誇所以有亂之失然左氏亦自有好處不可盡以浮誇棄之徒見易之奇故賊知其奇而法則不賊矣徒知詩之正故愚得其正而葩則不愚矣

爾雅

爾雅訓詁文辭辨釋名物似無切於進脩然六經載道之文非訓詁無以通之故自漢以來爾雅隸乎十三經之末而未之有改也儒者可廢焉而莫之寓目乎哉爾雅之作張揖以爲始自周公揚雄以爲作於游夏又或謂仲尼所增又或謂子夏所脩或謂叔孫通所補訖未知所考但其書舉釋經文及於變風變雅則非周公所作可知而所釋或及楚騷中語則陸氏以爲戰國之時楚人所著殆其是也在漢時此書雖傳未有專學自終軍以辨豹鼠而書始行繼郭璞力爲研窮而義益備然註釋之者數家見聞援

引各異自埤雅雅翼之書日煩而名物益紛紜難據矣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

史

讀史以考見得失所以格物致知反觀內省而期於明體達用非徒以博洽古今而效其敘事屬文脩辭琢句已也顧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而不綜核其事之始終又何以能考其事之得失則古今作者之林其優劣亦有所可知也矣　司馬遷史記義例詳明文辭質直無詭隨之態有

覈實之長誠哉良史才也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崇勢利而羞貧賤淺近不學疎略輕信班掾及子由所譏亦誠有不得而辭者、班固漢書深密和平詳贍有體而語多剽竊辭尚浮華飾主闕而斥忠臣貴取容而賤直飾其立心屬辭或且出子長下、蔚宗後漢書論事詳明洵有足數然其心好異而多誕其去取失類而多誣乃自言體大思精曾不知其玷矣　陳壽三國志簡勁質直勝蔚宗之佻巧張華王通之取之也當矣然以私憾而不足於孔明丁儀已開穢史之端而帝魏黜劉尤其昧於大義所存者、房喬晉書四六駢麗尤失處夸此文氣

所述迄於衰否而君臣共事衆見差池幾何其有足觀者歟　沈約宋書濫及魏晉創志符瑞　江淹蕭子顯齊書惑於圖讖昧於政本　姚思廉梁書陳書只爲兩父揚名　魏收魏書黷貨甘心穢史　李百藥齊書辭多遷就　令狐德棻周書只務清談　李延壽作南北史敘事簡勁軼於范陳以上　魏徵作隋書本末明備堪比肩乎班馬矣　吳兢劉昫舊唐書不志府兵藩鎮無表賢否無別邪正反覯高德藏於閥閱大節掩於細謹　宋祁歐陽脩更作新唐書予奪有章文字典雅然有意爲簡是以詔令不載姓氏多譌年月屢易劉安世以事增文省譏之當也

歐陽脩五代史褒貶謹嚴文意端整其意殆取法於春秋然韓通無傳災異不記茲非其闕歟　歐陽元宋史溢漫紛沓徒事文移來往　揭奚斯遼史金史頗稱簡質而志記多荒陋無稽　宋濂元史端有體裁而文氣緩弱　此所稱二十一史皆紀傳之文也外此爲編年之史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威烈下終五季著得失垂善惡忠勤甚盛然樸實有餘權衡未審循理未熟立義不精循循故轍去取失宜先儒往往以是少之　朱子綱目綱法春秋目擬左氏表歲以首年而天道明於上因年以著統而人道定於下大書以立綱於前而法戒略分目以考實於後而

幾微者或原始以明其端或要終以竟其旨或詳其事而
得失以明或備其言而可否以悉此史也而經也繼美春
秋允矣其無愧哉　古今之史大抵如斯雖史家事異言
殊史才優劣異致然讀史要當循循理會就所處而思其
設施合始終以觀其常變或掩卷自立主意而後觀其成
敗以証已意之是非或虛心取法古人而觀理爲要歸以
斷其事之可否此卽經學之助求志達道之端而泛應旁
通之具也若徒以博洽爲高則謝顯道舉史成篇或難免
玩物喪志之誚而況乎求之字句奇特之間曰此爲串揷
此爲埋伏此爲照映此爲迴環以屑屑於雕蟲如今日之

批讀史記者焉而請其讀史有得也吾不之信矣

程叔子曰某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精思之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卻有不是底敗者卻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人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的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書旣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灌田若人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漑田其涸也可立而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卻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卻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

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數件難處置事不覺骨寒毛聳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細思眞是枉讀了古人書乃知讀書務要設身處地打算一番纔成箇致知學問

唐劉脩曰凡觀史必須虛心體認譬如國家之事單就此一件看於理亦是合前後利弊看內中卻有不是存焉又單就此一件看似乎不是合前後利弊看又有大是存焉

故凡事必通觀其前後得力方足據也

以上讀史法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

班固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疏略卻都是漢道理班固所

載雖詳卻便不見此意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

司馬溫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良史也雖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文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皆失之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

不及兩漢文章其病正在此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蔚宗更低只主張做賊的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此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

以上論史

藝

古有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禮樂經也而謂之藝者經通其理藝習其文也推之則射御書數皆有至理寓焉而有濟於實用道器不相離精粗無二致也射者男子之事今人都不理會御則古今異宜矣至於書文則聖賢道理朝廷政治都賴他承載出來關繫豈不甚重數則歷象授時體國經野都離他不得因知古人教人六藝乃是最切要事今人於此都一概懵然卻只理會幾句虛文便得致身朝廟噫此經濟實用之所以不見於天下也

五禮曰吉凶賓軍嘉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五禮皆天子之禮非士人所常習然士所常習究亦不外此五者祭喪昏冠飲射皆通於士庶而軍事則士亦與焉也

六樂曰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樂）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奏金奏歌工歌奏與歌異宮者各以其律呂之合也以所奏所歌合舞蓋皆其作樂時所本用之宮律也如黃帝作咸池以黃鍾爲宮又歌大呂宮以應之也奏律而歌呂人聲尙清也如古之笙鐘笙磬必倍於歌鐘歌磬可見其奏與歌不同宮者如合樂之歌周南而奏召南亦必不同宮也此皆習

其聲容故曰藝也詩外篇

五射曰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進剡注羽高鏃低剡剡而去襄尺卑與尊射不敢與尊並立而退讓一尺井儀四矢貫侯如井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心志和二曰容容體之敬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進退比於禮五曰興舞其節比於樂

五御曰鳴和鸞鸞在衡和在軾文車之御安行不驟鳴聲鏘然而相和也逐水曲車行水曲策俛川上以內閑四馬而不箠鑾左右其手目視馬首手當心而抑揚之則逐水曲而不墜也過君表大夫士過君之門闕及凡君之所舍止則必下車而趨御者揑鸞不策使車行無聲過表而後驅也舞交衢四逹之道車馬交錯五規之外預相左右此往彼來各就其軌而不相要擊若羣舞焉也逐禽左輶車鄭鸞策馬

疾馳逐禽使左行其圓如規使射者亦逐其左而射之此驅逆之車之御也

五御今不復見姑存以見古人之法耳

六書曰象形日月山水之類是也會意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是也◎會意有二有加體以見意者有省體以見意者轉注因其字之意而展轉通用之如好醜之好轉爲好善之好則去聲度量之度轉爲揆度之度則入聲是也舊說謂爲老考之類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未知孰是指事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各指其事而言也假借之草之字借爲語助辭焉鳥之焉借爲語已辭又借爲反語辭皆一字兩用也諧聲形聲合體如左形右聲江河是也右形左聲鳩鴿是也上形下聲草藻是也下形上聲婆娑是也外形內聲圃圍是也

朱子曰蒼頡作字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六書之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吳草廬曰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
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
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
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
惟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
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所據不盡可信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苟簡以適己而已
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學者竭力摸習

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殊何其小用之哉

以上論篆隸

張子曰草書想自古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只是法備於右軍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此條論草書○古今擅善書之名者莫如王右軍而字體之壞則自蔡中郎八分王右軍楷書草書而雜亂愈甚如者之爲者則去點羌之爲羗則加厶此楷書之亂古也游字易方爲才恥字易心爲止此草書之亂古也至晚近而亥豕魯魚之謬益不可問明經老儒亦懵然莫辨矣

書不外形聲二者而已正形體者近於禮辨音聲者近於

樂若許愼呂陽冰徐鉉周伯溫毛晃及明世篇海字彙之
學皆主於正形體辨點畫而亦不能離於聲韻者也若沈約
四聲譜神珙等韻司馬溫公指掌圖及近世韻法橫直二
圖之學則皆主於調音聲辨平仄而亦不能離乎形體者
也篆者字之本原不硏究於篆文則無以正形體故說文
爲後世字學之宗矣而介甫字說則以鑿而失之明之梅
生字彙可謂殫精幾於盡善而張爾公增補用其私智以
淆之眞可恨也調聲之學沈休文自有深意故唐禮部尊
用之至今不改明大祖正韻實未得休文之意而過相訾
毀也神珙等韻固爲精妙而失之過煩後世韻法直圖叢

爲簡而盡善臨川吳氏謂知徹澄孃四字宜廢已開直圖之門矣但吳氏又謂圭缺羣危四字宜增則未知其何說也且羣芹一也而謂羣當易芹非威殊矣而謂非當易威此俱不解其說近世又有駁直圖之非者不亦異乎至於外此二者而徒求之筆畫之妍媸縱饒學得羲之吾不知於學何裨

九數曰方田方丈田地弓步積畝之法○古者步百爲畝三百步爲里古步八尺八寸則步實六尺四寸要之以人爲率則古步亦如今步但今田步二百四十爲畝三百有六十步爲里則古今之不同也凡田不能正方惟求積步以見畝數求積之法方則乘之直長亦然圭後曲折則析乘之圓則創圭而析乘之狹廣則以廣補狹以衰乘之然後用二歸四除法以見畝數一畝之田當方十五步二尺有奇謂歸於方故曰方田法○今用飛歸

法求畝甚捷

粟布

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也○今人出錢得物以所出之錢為主以得物之數歸之則見實價又或以實價為主以出錢乘之則見當得物之數以物數乘之則見當得物所出之錢又或以斤計者欲求其兩之價則以斤之實價為主而八歸五乘之皆粟布法也○今斤求兩法甚捷

衰分

以分官司貴賤之祿○今九歸歸除之法卽衰分也凡分物皆用之

少廣

積米於倉以倉之方圓廣狹積算其米之多寡也○今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為一石方則以袤廣相乘然後以高乘之圓則周自乘之復以高乘之圓用三歸之方則四因之尖則九歸之以見積此少廣之法也

商功

商度工程以與工作○如計人每日築牆得若干堵則築城若干高徑周博之數乘之宜用若干功也

均輸

計途路輸運之勞費

盈朒

周禮鄭氏註作盈不足○隱顯互雜者由顯以推隱○若計所存之多寡而見所費之多寡亦盈朒也

方程

如步歷之法除零者另計之也○如天法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歲十二月則欠五度有奇月與日十二會每月小盡又欠六日以為氣盈朔虛積氣盈朔虛以為閏約十九年七閏而無餘分又如月行天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凡二十七周行天三百

五十一度又積十九分度之七之數二十七則得十度合之則三百六十一度之一周而與日會此其大較也蓋因日之行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因月行之有奇零而又分一度爲十九分以便於積算故謂之方程方者術也立方術以爲鄭氏周禮註作旁要○以句股弦三者互之程度也句股相求也○圓者徑一圍三方者徑一圍四方五則斜弦七三弦斜則弦七中尖徑　又有重差夕桀二六凡此皆句股互相求之大略數也

法

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故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第疇律呂以度數而生度量權天行以度數而成四時百物非數則無以知天時非數則無以經九野非數則無以前民用數之爲藝非細故矣故古之六藝內之則性命之迹而與道德同歸外之則各適於用

而有裨於民物內之可以養身心而不流外之可以應萬事而無滯豈今日文藝書畫博奕所可同哉乃博奕書畫之末儒者或寄情焉而言及射御書數則反鄙之爲不足學也者噫惑之甚矣

以上著經學之則○盡倫踐形反躬以踐其實也窮經博史窮理以致其知也要之以敬爲主而已物則則聖學之實功也

三

道莫大於人倫倫莫先於夫婦而父子續焉兄弟序焉君臣立焉然後師友輔之人道備矣然盡倫必本於身則威儀言語衣服飲食皆敬用五事之要而不可不謹者也

躬行者必先致知致知莫大於經學由小學以進於大學
而及乎孝經論語孟詩書儀禮禮記家禮樂記中庸大易
放乎周禮春秋兼資以爾雅此又經學之序也君子博綜
古今以考得失則二十一史亦所當徧及終之以游藝焉
而日用之常盡矣

邑後學董廣熙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賛賢重校
余龍光燦雲

邑後學俞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六終